



从花到果：白居易诗中的樱桃意象

**From Blossom to Fruit: The Cherry Imagery in the Poetry
of Bai Juyi**

王彦雯

WONG YEAN WEN

22ALB02041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MAY 2025



从花到果：白居易诗中的樱桃意象

**From Blossom to Fruit: The Cherry Imagery in the Poetry
of Bai Juyi**

王彦雯

WONG YEAN WEN

22ALB02041

指导老师：林志敏师/博士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MAY 2025

Copyright Statement

© 2025 Wong Yean Wen.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at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UTAR).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represents the work of the author, except where due acknowledgment has been made in the text. No part of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hether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or UTAR, in accordance with UTAR'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目次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I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2
第二节 研究动机.....	4
第三节 研究方法.....	5
第四节 研究难题.....	7
第五节 章节布置.....	7
第六节 文献综述.....	8
第二章 樱生与诗	12
第一节 樱属之辨.....	13
第二节 樱诗简史.....	15
第三节 白居易与樱桃.....	19

第三章 樱之话语	22
第一节 樱叹流光.....	22
第二节 樱前怀远.....	26
第三节 樱喻朝政.....	29
第四节 樱栖小隐.....	33
第五节 樱靛含春.....	36
第四章 结语	39
引用书目.....	41
附录一.....	48
附录二.....	49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王彦雯 WONG YEAN WEN

学号：22ALB02041

日期：2025年5月2日

摘要

世界上的花卉形形色色，让这个世界看起来缤纷多彩，令人赏心悦目。花卉是人类日常生活中最容易接触到的自然元素，便成为了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花卉不仅是“美”的象征，更给人类带来正面的形象。不过，花开花落自有时，花卉是具有生命的生物，自然会绽放与凋零。花卉的兴衰变化会激起人们内心的情感波澜，唤起对生命无常与时光流逝的感叹。

由于花卉种类繁多，造就唐代咏花诗层出不穷，各种花卉所承载的意象也各具特色。尽管唐代人对牡丹钟爱有加，但他们对其他花卉也同样情有独钟，纷纷提笔吟咏。樱桃作为花卉中的一员，自然也深得唐代诗人的青睐，白居易、李商隐、元稹等诗人曾为其写诗。然而，在这些诗人中，白居易对樱桃的喜爱尤为深切。

白居易对樱桃的喜爱，不仅仅是因为樱桃花的美丽与樱桃实的甘甜，而是与他的个人经历和当时的时代环境有关。正是这些因素促使他注意到樱桃，并通过诗歌将其意象表现出来。因此，本论文将深入探讨白居易诗中的樱桃意象，分析其中蕴含的隐喻和情感表达，同时探讨时代背景和白居易个人经历如何影响他对樱桃的咏叹。

【关键词】 唐诗、白居易、咏花、樱桃、意象

致谢

首先，我要由衷地感谢我的指导老师——林志敏老师。在我还没开始写论文的时候，林老师就已经给予了我很多帮助，比如主动借我参考书、帮我理清研究方向，也会提醒我去查阅哪些相关的书籍和资料。写作期间，他一直耐心指导我，针对我遇到的问题，总是尽可能帮我找出解决方法。林老师也会定期了解我的论文进度，担心我赶不上提交时间。有时候我拖延交资料给他，他从来没有责怪过我，反而总是用非常温和的语气提醒我，让我感到特别温暖和安心。对林老师的付出和关心，我表示真心感激。《论语·子罕篇》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林老师不仅是我学业上的引路人，更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位重要良师。

接着，我也想好好地感谢一下自己。在整个写论文的过程中，我的情绪时常起伏不定，常常控制不住地偷懒、紧张、焦虑，甚至是容易发脾气。期间，因为我认为我的论文表现不如预期，一度想过要放弃。但最终，我还是坚持了下来。为了完成这篇论文，我努力抗拒各种诱惑，认真规划时间，给自己设立了一个又一个小目标，按部就班地去完成。虽然熬夜导致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但看着自己一步步挺过来、把论文写完的那一刻，我真的感到非常自豪。这段经历让我看见了一个更坚韧的自己。

第一章 绪论

唐代文学在诗、文、小说、词等领域得到全面发展，尤其诗的成就最高。

明代学者袁中道在《珂雪斋文集·宋元诗序》中写到：

“诗莫盛于唐。一出唐人之手，则览之有色，扣之有声，而嗅之若有香。

相去千余年之久，常如发硎之刃，新拔之萼。”¹

这段话阐明唐代是诗歌创作最为辉煌的时期，不仅肯定了唐诗在诗歌史上的卓越地位，也通过夸张的手法赞美其艺术成就。即使千年过去，唐诗仍如锋刃般锐利、如花蕾般鲜活，持续散发魅力，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唐诗题材广泛，涵盖政治讽谕、山水田园、边塞征战、人生感怀等诸多方面。在众多题材中，咏物诗自成一类，占据了独特的位置。

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指出：“‘华’俗作‘花’，其字起于北朝。”²意指“花”是“华”的通俗写法，始见于南北朝时期。随着“花”字的普及，其含义也逐渐扩大，由原指植物的花朵，发展为泛指所有开花植物，不再区分草木。如今，“花卉”一词广义指所有观赏植物，狭义上则专指观花植物。³由于花在植物中占有重要地位，当人们提及咏植物诗时，常会习惯性地称为咏花诗。

¹ [明]袁中道，〈宋元诗序〉，《珂雪斋文集》（上海：贝叶山房，1936），卷2，页62，<https://taiwanebook.ncl.edu.tw/zh-tw/book/NCL-001101112/reader>。

²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卷6，页275。

³ 程杰，〈论花卉、花卉美和花卉文化〉，《阅江学刊》2015年第1期，页110。

第一节 研究背景

咏花之所以能在咏物诗中形成一个重要的分支，叶嘉莹在《几首咏花的诗和一些有关诗歌的话》中给出了答案：

“人之生死，事之成败，物之盛衰，都可以纳入‘花’这一个短小的缩写之中。因之它的每一过程，每一遭遇，都极易唤起人类共鸣的感应。”¹

花是人类在自然界中最易亲近且能直接接触到的审美对象。其婀娜的姿态、千变的形态、斑斓的色彩和馥郁的香气，不仅带来感官上的美感享受，更因其由繁华至枯萎的生命周期过程，引发人们的情感起伏，进而对生命无常的感想产生共鸣。对此，咏花成为诗人情感的载体与志趣的表达，花也由此升华为咏物诗中尤为重要的情感意象。

唐代人对花的热爱已渗入日常生活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权贵到百姓，皆热衷于种花、养花、赏花，并将花卉广泛融入饮食、文化与艺术等多个领域，甚至在政治制度中亦可见其带来的影响。花因而成为诗人寄托情感的意象，使咏花诗数量变得增多，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在众多花卉中，樱桃虽具有悠久的栽培历史与深厚的文化积淀，却在唐代以前长期被边缘化，鲜少进入诗人视野。即便偶有涉及，亦多作为风景描写中的陪衬物象，极少成为独立的吟咏对象。²直到唐代，樱桃方才逐渐受到诗人关注，开始在咏花诗中占据一席之地。

¹ 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页64。

² 许诗宜，《唐宋樱桃诗歌研究》（沈阳：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页8。

樱桃能在唐代咏花诗中占据重要地位，源于四个方面：一是经济的繁荣发展，二是礼仪制度的推动，三是园艺活动的兴盛，四是赏花风气的形成。这些因素之间彼此关联、相互推动。首先，唐太宗“贞观之治”为唐代的繁荣奠定基础，使得权贵拥有充足的经济条件投身园艺活动。其次，唐代礼仪制度对樱桃的重视，不仅提升了其政治与文化的象征意义，也促使权贵与士大夫在园林中广泛栽种樱桃。随之而来的园林文化的繁盛，又进一步激发了赏花活动的风气。士大夫阶层常于庭园中游赏、吟诗，通过咏樱桃花寄托情感、抒发志趣，使樱桃成为唐代咏花诗中的常见题材，亦成为王维、白居易、李商隐、元稹等诗人笔下的重要吟咏对象。

作为唐代诗人的白居易，其家族与仕途发展与“花”有着密切关联。据《旧唐书》记载，其母因赏花失足落井身亡，¹此事亦成为他日后被贬的重要诱因。现代学者朱金城在《白居易年谱》中亦予以确认。²唐代社会高度重视儒家孝道，丧亲后须严格守孝。元和十年（公元 815 年），宰相武元衡遇刺，白居易以太子左赞善大夫的身份上奏请捕凶。由于其平日多以讽谕诗揭露时政，已招致部分权贵反感。此时，有心人借机指责其越权上奏，并诬称其守孝期间撰写《赏花》与《新井》二诗，未避母丧之讳，有违孝道。基于越职与不孝两项罪名，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使其一帆风顺的官场生涯发生了重大转折。

这次的贬谪，使白居易的内心深受打击。他开始审视朝廷的险恶斗争，渐渐把将对朝廷的极度关注逐步转向自然山水和花草树木上，以排解内心的郁结与哀愁。尽管母亲因赏花去世，仕途亦因“花”而受挫，白居易并未因此回避

¹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白居易》（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 166，页 4344。

² 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页 63。

花，反而在贬谪生活中持续种花、赏花、咏花，将其视为情感寄托与精神慰藉的重要媒介。白居易的诗风自此次贬谪后出现了转变，由早期以讽谕为主，逐渐转向咏物与闲适题材。虽其诗风转变，但身处贬谪的他仍不忘国家政局，继续通过讽谕诗婉转表达对时政的批评与关心。

第二节 研究动机

唐代人尤爱牡丹，咏牡丹诗风盛行，使牡丹诗创作达到高峰。除牡丹外，诗人也创作了大量关于梅、兰、竹、菊等诗篇。虽数量不及牡丹诗，但这些诗篇在文学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成为近现代学者关注的研究对象。相比之下，樱桃诗的研究相对冷门。虽然已有不少相关文献，但多为宏观探讨，缺乏针对性。要么聚焦于整个朝代的樱桃诗创作，要么讨论樱桃的属性、文学价值与日常用途，鲜有对特定主题的深入分析。

在众多唐代诗人中，属白居易的诗作数量最多。《全唐诗》中收录了其2640首诗作。¹尽管其诗歌分为讽谕、感伤、闲适和杂律四类，咏物诗亦占有重要地位，尤其咏花诗更不可忽视。根据《〈全唐诗〉植物及植物景观意象研究》的统计，白居易的咏花诗共137首，占其咏物诗的42.4%，涵盖26种花卉。²其中，关乎樱桃花的诗达36首，³数量不少，显示出他对樱桃的特殊关注，并已构成独立的研究价值。此外，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白居易的牡丹、菊花、柳树等植物的

¹ 翟琼慧，《全唐诗》植物及植物景观意象研究，页25。

² 赵桂芬、周明仪，《论析白居易咏花诗中的情与志》，《台南科技大学通识教育学刊》2011年第10期，页1。

³ 笔者查阅《全唐诗》《白氏长庆集》与《本事诗》，对有关白居易的樱桃诗进行统计整理。

意象，虽有涉及樱桃意象，但大多分析浅显，缺乏深入且系统的探讨，甚至迄今仍未见专门以白居易樱桃意象为研究核心的论文。

此外，因植物种类繁多，许多植物在汉语中存在异名现象，如异名同物、异名多物或同音异字，容易造成名称与实物的混淆。¹在唐诗中，“樱桃”一词涵义广泛，可指樱桃实、樱桃花、樱桃叶、樱桃树，甚至是樱桃林。²由于其概念较宽，且诗中多以樱桃花、樱桃实和樱桃树为主，故本篇论文的樱桃意象主要聚焦在樱桃花、樱桃果和樱桃树实这两个方面。

第三节 研究方法

本论文的重点在于研究诗歌意象，将采用意象理论去进行探讨与分析。胡应麟在《诗薮》中说：“古诗之妙，专求意象。”³道出意象是古典诗歌的重要精髓。意象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固有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并没有固定的定义。若要给个明确的定义，那是指融客观物象融入了主观情感，亦或是指主观情感通过客观物象表现出来。⁴物象进入诗人的构思后，会带上个人的主观色彩，经过审美经验的筛选与情感的点染，⁵最终转化为充满文学与情感意蕴的表达媒介。如同李仲蒙说的：

¹ 石润宏，《唐诗植物意象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论文，2014），页4。

² 市川桃子著、蒋寅译，《唐诗在唐诗之流中的位置——由樱桃描写的方式来分析》，《东方丛刊》1995年第2辑，页185。

³ [明]胡应麟，《诗薮》（北京：中华书局，1958），页1。

⁴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台北：五南图书，1989），页61。

⁵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页61。

“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¹

诗人常借助托物结合赋比兴的手法来言志，赋予花草树木特定象征意义以抒发情感。因此，笔者在分析白居易樱桃诗的意象时，将以此为理论基础深入探讨其中内涵。

第二个研究方法是文献细读法。通过阅读白居易、唐代咏花诗及樱桃意象相关的文献，重点关注其中对白居易诗歌和樱桃意象的分析。笔者将仔细评估每个文献对白居易樱桃诗的解读，特别是在樱桃意象的处理上。通过这种细致阅读，笔者能比较不同学者的观点，了解他们的解读重点，从而深化对樱桃意象的理解，并为论文提供更全面的视角。

第三种研究方法为文史互证法。笔者将查阅《白居易年谱》《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以了解白居易的生平、时代背景及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作为其诗歌创作背景的参考。同时，也将参考《白氏长庆集》《白居易集笺校》《全唐诗》等诗集，分析其作品中是否反映了政治受挫的情绪或贬谪时期的精神寄托。通过史料与诗作的交互验证，可进一步认识白居易诗歌的影响与其在文坛上的地位。

¹ [宋]王应麟著、[清]翁元圻等注、樂保羣、田松青、吕宗力校点，《困学纪闻·全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页321。

第四节 研究难题

在查阅文献时，首先面临的难题是部分资料因设有访问权限、未公开于网络，或难以购得，从而无法直接获取其详细内容。由于无法充分利用这些重要文献，笔者只能借助其他文献中的“前人研究”部分，间接了解其大致内容。然而，这种间接获取信息的方式可能导致理解上的偏差或内容的缺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本研究的深入展开。

其次，关于白居易樱桃诗的专著类文献数量较为有限，相较之下，学位论文与期刊文章则相对丰富。这种文献类型上的不均衡，使笔者担忧研究论点可能因缺乏足够的权威性与说服力而受到影响。毕竟，专著中的观点往往经过更为严谨的论证，具有较强的学术支撑。鉴于专著资源的稀缺，本论文只能以学位论文与期刊文献作为主要研究依据。

第三，不少学者在探讨白居易相关的主题时，虽仅对其一两首樱桃诗进行了简要分析，但这类研究已有一定数量积累。笔者在撰写论文二时尤感担忧，恐在不经意间重复前人的观点，造成内容雷同，甚至构成抄袭。为避免此类问题出现，笔者在研究过程中需格外谨慎，力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并深化分析的广度与深度。

第五节 章节布置

本论文讨论白居易樱诗中的意象，章节安排将围绕樱桃本身的属性与特点及樱桃在诗中的意象进行分析。

第二章的第一节先介绍樱桃的基础知识，包括樱桃的名称、植物学属科、价值和用途等。第二节则梳理樱桃在文学中的发展，重点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的变化。第三节则是结合唐代的政治制度和礼仪习俗，讨论白居易与樱桃之间的联系。

第三章为本论文的核心，重点分析白居易诗中的“樱”意象。该章将分为五个小节，每节聚焦于特定范围的意象。从白居易的仕途经历与生活环境出发，结合时代风尚、政治背景与社会文化因素，多角度解析其樱桃诗中的意象及其内涵。

结语部分对白居易樱诗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之后，笔者将附上附录，列举白居易所作的樱桃诗。

第六节 文献综述

纵然樱诗方面的研究仍显不足，但现有的文献资料却为本篇论文提供了宝贵的帮助。例如，许诗宜的《唐宋樱桃诗歌研究》¹、市川桃子的《中唐诗在唐诗之流中的位置——由樱桃描写的方式来分析》²、钱迎盈的《论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樱桃”》³、马国云的《论唐诗里的樱桃》⁴、王相飞的《中日“樱花”意象比较研究》⁵、陈永岐的《中日樱花文化的相同点与相异点——以文本作为分

¹ 许诗宜，《唐宋樱桃诗歌研究》，页 19-23。

² 市川桃子著、蒋寅译，《唐诗在唐诗之流中的位置——由樱桃描写的方式来分析》，页 185-193。

³ 钱迎盈，《论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樱桃”》，《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7年第1期，页 16-19。

⁴ 马国云，《论唐诗里的樱桃》，《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页 65。

⁵ 王相飞，《中日“樱花”意象比较研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页 114-116。

析对象》¹、张东哲的《“樱桃”礼制文化内涵与唐诗的象征书写》²等文献，均涉及樱桃的自然属性、历史发展、饮食文化、礼仪制度、日常作用及其文学价值等多个方面，特别是在探讨“樱”意象方面，为本篇论文提供了充足的线索。

此外，孙耀良、俞宗德等主编的《花卉诗歌鉴赏辞典》³、潘富俊编著的《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⁴、陈菲与徐晔春等编著的《唐诗花园——跟着唐诗去赏花》⁵、高婧《唐代樱桃文化》⁶、杨波《唐代新进士樱桃宴考》⁷、王秀鹏《唐“樱桃制”考》⁸、王延群《樱桃食疗法》⁹、陶易《唐代美食——樱桃》¹⁰、哈雪英《唐代政治文化视域下樱桃诗歌书写的演化》¹¹、王彩微《唐诗中的水果及其诗意呈现》¹²以及姚庆渭《樱花史考》¹³等文献，虽然也涵盖多个方面，但内容主要侧重于樱桃与某个方面的科普知识，其中也会引用樱桃诗作为例证，为“樱”意象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并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¹ 陈永岐，〈中日樱花文化的相同点与相异点——以文本作为分析对象〉，《人民论坛》2016年第20期，页127-128。

² 张东哲，〈“樱桃”礼制文化内涵与唐诗的象征书写〉，《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页19-22。

³ 孙耀良、俞宗德主编，《花卉诗歌鉴赏辞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页244-245。

⁴ 潘富俊，《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第二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页246-247。

⁵ 陈菲、徐晔春等编著，《唐诗花园——跟着唐诗去赏花》（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2004），页136-142。

⁶ 高婧，〈唐代樱桃文化〉，《农业考古》2008年第1期，页177-178。

⁷ 杨波，〈唐代新进士樱桃宴考〉，《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页51-52。

⁸ 王秀鹏，〈唐“樱桃制”考〉，《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页75-77。

⁹ 王延群，〈樱桃食疗法〉，《健康博览》2015年第2期，页57-58。

¹⁰ 〈唐代美食——樱桃〉，中国民俗学网，2010年7月29日，
<https://www.chinesefolklore.org.cn/web/index.php?Page=2&NewsID=7260>。

¹¹ 哈雪英，〈唐代政治文化视域下樱桃诗歌书写的演化〉，《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页111-113。

¹² 王彩微，《唐诗中的水果及其诗意呈现》（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8）页14-25。

¹³ 姚庆渭，〈樱花史考〉，《南京林产工业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页93-94。

由于历代咏花卉诗篇众多，学者们对这一题材进行了统计与整理，编纂了多本咏花卉诗词集。李文禄与刘维治主编的《古代咏花诗词鉴赏辞典》¹、程龙与宋宝军主编的《花卉诗注析》²以及胡光舟和周满江主编的《中国历代名诗分类大典》³均收录了樱桃诗，但未包括白居易的樱桃诗。邓国光与曲奉先共同编纂的《中国花卉诗词全集》⁴、马东田编著的《唐诗分类大辞典》⁵、赵慧文编著的《中华历代咏花卉诗词选》⁶以及孙映逵主编的《中国历代咏花诗词鉴赏词典》⁷，四者至少收录了一首白居易的樱桃诗。

陈怡玲的《白居易花木诗研究》⁸是较早的一篇学位论文，紧随其后的是陈婧的《白居易咏花诗研究》⁹，以及李江才的《白居易花卉诗歌研究》¹⁰。在期刊论文方面则有白璇的《白居易与苏轼咏花诗比较研究》¹¹、黄春《芳心解语——白居易诗词中的花意象》¹²、俞香顺《白居易花木审美的贡献与意义》¹³、赵桂芬和周明仪《论析白居易咏花诗中的情与志》¹⁴、傅艳华《白居易诗歌中花意象

¹ 李文禄、刘维治主编，《古代咏花诗词鉴赏辞典》（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页 189-197。

² 程龙、宋宝军，《花卉诗注析》（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页 43-46。

³ 胡光舟、周满江主编，《中国历代名诗分类大典》（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页 89-92。

⁴ 邓国光、曲奉先，《中国花卉诗词全集》，页 1441-1442。

⁵ 马东田，《唐诗分类大辞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页 3862-3865。

⁶ 赵慧文，《中华历代咏花卉诗词选》（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页 108。

⁷ 孙映逵主编，《中国历代咏花诗词鉴赏词典》（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页 187-194。

⁸ 陈怡玲，《白居易花木诗研究》（嘉义：国立中正大学中国文学所硕士论文，2007），页 154-159。

⁹ 陈婧，《白居易咏花诗研究》（西安：陕西理工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页 33-45。

¹⁰ 李江才，《白居易花卉诗歌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论文，2021），页 97-129。

¹¹ 白璇，《白居易与苏轼咏花诗比较研究》，《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22年第2期，页 41-42。

¹² 黄春，《芳心解语——白居易诗词中的花意象》，《文教资料》2005年第26期，页 79。

¹³ 俞香顺，《白居易花木审美的贡献与意义》，《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页 195-197。

¹⁴ 赵桂芬、周明仪，《论析白居易咏花诗中的情与志》，页 14。

解读》¹、陈清云《略论白居易咏花诗》²以及胥洪泉《白居易与花》³。以上的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提供了白居易咏花诗方面不同的研究视角与线索。

以下文献都与白居易咏花诗有关联，且能在本篇论文中作为辅助资料使用。例如何小颜的《花与中国文化》⁴、王莹《唐宋诗词名花与中国文人精神传统的探索》⁵、石润宏《唐诗植物意象研究》⁶、翟琼慧《〈全唐诗〉植物及植物景观意象研究》⁷、岳毅平《中国古代园林人物研究》⁸、李浩《唐代园林别业考论》⁹、李森《唐诗观花植物意象研究》¹⁰、王莹《中国咏花卉诗溯源——以〈诗经〉〈楚辞〉为例》¹¹、杨璐《唐诗中的“花”意象探微》¹²、程杰《论花卉、花卉美和花卉文化》¹³和董建国《百花情结入诗来——唐代的嗜花风尚及其对诗歌的影响探析》¹⁴。

¹ 傅艳华，〈白居易诗歌中花意象解读〉，《运城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页13。

² 陈清云，〈略论白居易咏花诗〉，《晋中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页19-20。

³ 胥洪泉，〈白居易与花〉，《涪陵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页62。

⁴ 何小颜，《花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页108-112。

⁵ 王莹，《唐宋诗词名花与中国文人精神传统的探索》（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7），页9-41。

⁶ 石润宏，《唐诗植物意象研究》，页4-10。

⁷ 翟琼慧，《〈全唐诗〉植物及植物景观意象研究》，页31-41。

⁸ 岳毅平，《中国古代园林人物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页71-108。

⁹ 李浩，《唐代园林别业考论（修订本）》（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页73-92。

¹⁰ 李森，《唐诗观花植物意象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硕士论文，2020），页30-53。

¹¹ 王莹，〈中国咏花卉诗溯源——以《诗经》《楚辞》为例〉，页111-112。

¹² 杨璐，〈唐诗中的“花”意象探微〉，《文化学刊》2018年第5期，页223-224。

¹³ 程杰，〈论花卉、花卉美和花卉文化〉，页117-122。

¹⁴ 董建国，〈百花情结入诗来——唐代的嗜花风尚及其对诗歌的影响探析〉，《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页88-89。

第二章 樱生与诗

樱桃，指的是樱桃树所结之果实；樱桃花，是樱桃结果之前所开的花朵，并非指称观赏性的“樱花”。樱桃花花瓣多为白色或淡红色，形状呈卵圆形，先端略凹或具二裂，花期通常为每年3月至4月；樱桃果实近球形，色泽鲜红，兼具观赏与食用价值，果期则为5月至6月。¹其果可鲜食，亦可用于酿制樱桃酒，甚至连枝、叶、根、花也都具药用价值，²是一种集观赏性、食用性与药用性于一体的传统果树。

根据《尔雅》的记载，樱桃又称“楔”或“荆桃”；³而《说文解字》中也明确指出：“樱，果也”，⁴即“樱”指的就是樱桃。《吕氏春秋·仲夏纪》提到：“是月也，天子乃以雉尝黍，羞以含桃，先荐寝庙。”⁵由此可见，樱桃又名“含桃”，被用作祭祀祖先的贡品。西汉学者高诱将“含桃”注解为：“鸛鸟所舍食，故言含桃。”⁶这里的“鸛”是“莺”的异体字，⁷因此“含桃”亦称“莺桃”。从周代典籍可以推断，早在夏商时期，樱桃就因其鲜美珍稀，常用于宗庙祭祀，具有神圣的象征意义。

¹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卷38，页61。

²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卷38，页61。

³ [晋]郭璞注、王世伟校点，《尔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卷9，页155。

⁴ [汉]许慎撰、[宋]徐铉等校，《说文解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卷6上，页293。

⁵ [汉]高诱注、[清]毕沅校、徐小蛮标点，《吕氏春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卷5，页89。

⁶ [汉]高诱注、[清]毕沅校、徐小蛮标点，《吕氏春秋》，卷5，页89。

⁷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页1570。

第一节 樱属之辨

在阅读白居易所写的“樱桃”诗时，笔者注意到一个颇为困惑的现象：当诗中出现“樱花”一词时，笔者会直观地理解为今日所熟知的观赏性植物——樱花，然而在注释或解析中，它却被解释为樱桃树的花，即“樱桃花”。这类指称上的模糊极易在诗意的解读中引发理解上的偏差。这一现象的产生，可能与古人对植物的分辨不够严谨有关，也可能因为诗歌格律对字数与音韵的要求，促使诗人有意将“樱桃花”缩写为“樱花”。面对这一问题，笔者有必要从植物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以厘清“樱花”与“樱桃”的区别。

在“樱桃”诗的相关研究中，学界往往未对“樱花”与“樱桃”作出清晰区分，处理上普遍存在概念混淆或论述缺失的情况。从植物学的角度来看，樱花与樱桃皆属蔷薇科李属樱亚属（学名：*Prunus* subgen. *Cerasus*），但在《中国植物志》中，李属樱亚属被处理为樱属典型樱亚属（学名：*Cerasus* subgen. *Cerasus*）。¹两者皆相通，只是在不同文化语境下产生了命名方式的差异。在樱亚属下的九个分组中，樱花归入“黑果组”（Sect. *Sargentiella* Koehne），²而樱桃则属“裂瓣组”（Sect. *Lobopetalum* Koehne）。³由此可见，二者虽同属一系统，但在植物学意义上已纳入不同组别，实属非同一植物，唯同宗同源而已。

¹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卷 38，页 41-42。

²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卷 38，页 73。

³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卷 38，页 58。

诗歌中常见的“樱桃”，多指中国原产的“中国樱桃”，¹其学名为 *Prunus pseudocerasus* Lindl.²或 *Cerasus pseudocerasus* Lindl.³。不过，这只是植物学上的分类，并不代表中国古代未有“樱花”的存在。事实上，自古中国就存在着樱花，只是在传统文化及文学语境中，樱花常与樱桃花混淆，尤其在诗歌中，不乏将樱桃花写作樱花的现象，容易使读者误以为所咏之“樱”即为今日所认知之观赏性樱花。总体而言，在古代文学语境中，“樱”更多指向樱桃或其花，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樱花。

另外，在古代诗歌中常能看到“山樱”一词的出现。陈嵘在《中国树木分类学》中表示，“山樱”就是樱花（*Prunus serrulata* Lindl.）的别名，⁴主张山樱即樱花。但这一观点实际上并不准确。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山樱桃”有明确的记载：“树如朱樱，但叶长尖不团。子小而尖，生青熟黄赤，亦不光泽，而味恶不堪食。”⁵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出，山樱桃的果实成熟时颜色偏黄或红，且味道不好吃，明显不同于樱花结出的紫黑色果实。⁶因此，这里所说的“山樱桃”显然不可能是樱花。

实际上，所谓“山樱”多半是指“山樱桃”，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毛樱桃”（*Cerasus tomentosa* Thunb.）。⁷根据《中国植物志》的记载，毛樱桃的果实成熟时为红色，味道呈微酸甜，也就是说整体味道较涩、不怎么甜；叶片较长，形状为渐尖状楔形，边缘有较大的锯齿；春天开花，花色多为白或粉色。⁸它主

¹ 贾祖璋、贾祖珊主编，《中国植物图鉴》（北京：中华书局，1958），页 646。

² 贾祖璋、贾祖珊主编，《中国植物图鉴》，页 646。

³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卷 38，页 61。

⁴ 陈嵘，《中国树木分类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页 477。

⁵ [明]李时珍、陈贵廷等点校，《本草纲目》（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4），卷 30，页 765。

⁶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卷 38，页 75。

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卷 38，页 86。

⁸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卷 38，页 87。

要生长在山坡地带、林边或灌木丛中，分布海拔范围从 100 米到 3200 米之间，是一种典型的野生植物。¹这些特征和李时珍的描述相符，因此可以确认，“山樱”应当是指毛樱桃，而不是樱花。到了唐代，“山樱”和“山樱桃”已被视为同一事物，并广泛从野外移植到园林中，作为观赏植物栽培。这不仅反映出唐人对该植物特性有基本认识，也表明山樱桃的观赏价值在当时已得到广泛认可。

综上所述，古人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樱”，多指可食用的樱桃，其花即为“樱桃花”，而非具观赏性的“樱花”，使得他们能够轻易辨别樱桃与山樱桃等近缘植物间的差异。然而，在语言表达上，“樱桃花”与“樱花”这两个概念却并未得到严格区分。这种表达上的模糊，虽然与后世的植物学分类标准不相关，却反映了古代人在命名习惯中对实用性与语言审美的注重。正因如此，古代诗人常以樱花代指樱桃花。正是古人语言表达与植物认知之间存在差异，导致后人在解读相关诗句时需格外注意语境，避免将“樱花”误读为观赏性樱花，而忽略其在当时的文化和时代背景下多指的是“樱桃花”。

第二节 樱诗简史

自《诗经》《楚辞》两部最早的诗歌总集开始，至汉代、三国乃至魏之际，诗歌中始终未见“樱桃”一词的踪影，更无专门描写樱桃之诗。²直至晋代，樱桃方才引起文人的关注，初次步入创作范畴。据许诗宜在《唐宋樱桃诗歌研究》中的统计，自六朝至隋近四百年间，仅有十三首诗涉及樱桃，³足见樱桃的出现

¹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卷 38，页 87。

² 许诗宜，《唐宋樱桃诗歌研究》，页 5。

³ 许诗宜，《唐宋樱桃诗歌研究》，页 7。

频率极低，整体几乎处于边缘地位，甚至连其审美形象与象征意义也尚未成熟与稳定。

中国诗歌史上最早提及“樱桃”的诗作出自西晋文学家夏侯湛之手，名为《春可乐》。¹据《晋书》载，夏侯湛于晋惠帝年间（公元290年—307年）任职散骑常侍，卒于元康初年（公元291年），²由此可推断此诗创作于公元290年或之前。诗中“进樱桃于玉盘。”³一句出现了“樱桃”一词，也是首次在古典诗歌中提到“樱桃”。晶莹鲜红的樱桃作为春日盛景中的一抹亮色，不仅点缀了春宴的欢愉气氛，更体现了生机勃勃、万物复苏的生命张力。

直到南朝梁代，关于樱桃的诗作开始逐渐增多，虽数量仍不算丰富，但较此前已有所提升。当时诗人常以山樱寄托春意，例如萧瑱《春日贻刘孝绰》“山樱早发红。”⁴一句以山樱桃花在初春绽放红花为喻，象征春天勃发的生命力。另外，从艺术手法上来说，南朝文人开始尝试将樱桃花与其他自然元素并置，尤以小鸟为常见搭配，⁵拓展了诗歌的表现范围。比如鲍照在《三日诗》中“黄鸟衔樱梅”⁶一句描绘了黄鸟衔着樱桃花与梅花的图景，不仅表现出春日花卉勃发的活力，也营造出一个富有诗意和画面感的自然意境。

隋朝时期的樱桃诗相较于前朝更为稀少，仅存两首，一为杨广所作《宴东堂诗》，一为牛弘等人合撰的《五郊歌五首·其二·赤帝歌徵音》。其中，杨广

¹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8），上编，晋诗·卷二，页595。

²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夏侯湛传》（北京：中华书局，2007），卷55，页992。

³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编，晋诗·卷二，页595。

⁴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编，梁诗·卷十五，页1821。

⁵ 许诗宜，《唐宋樱桃诗歌研究》，页8。

⁶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编，宋诗·卷九，页1307。

之诗仍延续前朝用山樱桃象征春景的表现方式。诗中“山樱开未飞。”¹一句描绘了山樱桃初绽的状态，暗示春意方至，自然时序尚处早春阶段。牛弘等人的诗则为祭礼用诗，其内容主要围绕祭祀活动展开。其中“含樱荐实。”²一句明确点出了樱桃作为贡品被用于祭祀的情境。此前已指出，樱桃自古即为常见的祭品之一，该诗正是沿袭此传统，将樱桃纳入诗歌之中，而其象征意义较为有限，主要承载祭祀功能而非抒情或哲理意涵。

相较于前朝以贵族阶层为主要创作主体的情况，唐代诗歌创作实现了社会阶层的突破，无论士庶贵贱、学识高低，皆有人涉笔于樱桃题材之中，使得樱桃诗在数量上迅速增长的同时，也在内容层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³诗人们从多元视角出发，对樱桃的自然形态、文化象征乃至其引发的情感意象进行了深入描摹，体现出唐代文学在题材取舍与表现技法上的高度包容与日益精致的艺术追求。

日本学者市川桃子为初盛唐时期的樱桃诗总结出了四大特征。其一，是对六朝以来樱桃诗写法的继承与延续，表现为将樱桃与其他自然生物元素搭配在一起书写，尤以花卉与禽鸟的搭配最为常见。⁴例如王维《敕赐百官樱桃》一诗中写道：“芙蓉阙下会千官，紫禁朱樱出上兰。才是寝园春荐后，非关御苑鸟衔残。”⁵诗中所描绘的樱桃，并非御花园中被鸟雀啄食的残果，而是用于春季宫廷祭祀的贡品。祭祀仪式结束后，这些樱桃被赏赐给群臣，体现了樱桃作为宗

¹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编，隋诗·卷三，页2667。

²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编，隋诗·卷九，页2758。

³ 许诗宜，《唐宋樱桃诗歌研究》，页9。

⁴ 市川桃子著、蒋寅译，《唐诗在唐诗之流中的位置——由樱桃描写的方式来分析》，页186。

⁵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第二册，卷128，页1295。

庙祭祀与皇权的象征。这种写法既承接了前代将樱桃作为祭祀贡品的意象写入诗中，又强调了樱桃作为皇家赏赐的用途，为樱桃赋予了更强的政治色彩。正是王维的这首诗，可以进一步引申出初盛唐樱桃诗的第二个特征——樱桃与朝廷的紧密联系。¹

由于樱桃在唐代政治制度与礼仪文化中具有特殊意义，其性质逐渐由普通果实转向成为国家主权与朝廷权威的象征。樱桃被赋予的政治意涵在诗歌中日益显现，相关诗作因而多围绕荐庙、赐樱、樱桃宴等仪式展开，导致“赐”“荐”“献”等关键词在诗中频繁出现。²例如顾况《樱桃曲》中写道：“遥知寝庙尝新后，敕赐樱桃向几家。”³其中“寝庙”一词与“赐”字确立了樱桃与皇家宗庙和朝廷之间的联系。樱桃在诗人心中和笔下已不是自然植物，而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象征意义以及朝廷体制与礼仪文化的特殊水果。

第三个特征体现在盛唐诗人对樱桃的描写方式上的转变，尤其在动词的运用上，多用“发”“开”“落”等字，⁴显示出诗人对樱桃生命周期的细致关注。与早期诗歌中着重描绘樱桃花外在美感或樱桃果实美味的写法不同，盛唐时期的诗人更倾向于从动态变化中捕捉其生命状态。例如王维《游化感寺》中“空馆发山樱。”⁵一句描绘了空荡的寺院旁的山樱桃正悄然绽放的画面。这种描写手法的转向并非表现力的局限，反而反映出盛唐诗人关注重心的转移。他们不再执着于樱桃的外表，而是通过樱桃的生长衰亡，引出内心感受的回响。

¹ 市川桃子著、蒋寅译，《唐诗在唐诗之流中的位置——由樱桃描写的方式来分析》，页 186。

² 市川桃子著、蒋寅译，《唐诗在唐诗之流中的位置——由樱桃描写的方式来分析》，页 186。

³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四册，卷 267，页 2957。

⁴ 市川桃子著、蒋寅译，《唐诗在唐诗之流中的位置——由樱桃描写的方式来分析》，页 185。

⁵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二册，卷 127，页 1291。

最后一个特征，即第四个特征是诗人不注重于樱桃本身的细致描写，而是通过渲染其所代表的美好象征来凸显其价值。例如，唐太宗李世民的《赋得樱桃》。诗中“华林满芳景。”¹中“华林”“芳景”等词汇的使用，以及“乔柯啜娇鸟，低枝映美人。”²中“娇鸟”“美人”等华美的意象，将樱桃置于一个象征美好与和谐的空间中。这种写法体现出初盛唐诗人更注重意境的营造而非实物描写的审美倾向。³

第三节 白居易与樱桃

尽管白居易笔下的樱桃诗数量不及牡丹诗、桃花诗或菊花诗那般丰富，但樱桃在其生活与创作中却具有独特而深刻的意义。作为兼具实用价值与审美趣味的植物，樱桃贯穿了白居易不同人生阶段，成为理解其思想和情感的重要媒介。

安史之乱的爆发，对那些深受开元盛世文化熏陶的诗人而言，无疑是一记沉重的精神打击。战火摧残了他们意气风发的青春岁月，破灭了美好的理想，并带来沉重的现实压迫，使其诗歌失去了盛唐时期那种磅礴、高昂的精神风貌，转而出现在无奈的叹息与孤寂的情怀。⁴这种变化标志着诗歌风格从豪放雄浑转向从容雅致，虽别具一格，却难掩气骨衰退的气息，最终发展成中唐诗风，也亦

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一册，卷1，页12。

²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一册，卷1，页12。

³ 市川桃子著、蒋寅译，《唐诗在唐诗之流中的位置——由樱桃描写的方式来分析》，页187。

⁴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第二卷，页319。

称为“大历诗风”。¹在此文化背景下，白居易作为中唐诗人，亦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诗风的影响，使他的诗中常出现抒发个人情感与时代感伤的现象。

从白居易的仕途经历来看，他早期深受唐代“赐樱桃”这一政治礼仪文化的影响，逐步形成了以樱桃意象来承载政治寓意的创作取向与思想观念。据《旧唐书·中宗本纪》记载：“上游樱桃园，引中书门下五品已上诸司长官学士等入芳林园尝樱桃。”²以及《新唐书·李适传》中亦记载着：“夏宴蒲萄园，赐朱樱。”³这些记载表明，樱桃在当时不仅是一种珍稀的水果，更是一种承载皇恩与权力的象征物。皇帝通过赐予樱桃来奖赏忠臣和功臣，以达到笼络人心的目的，同时也借此增添宫廷生活的风雅趣味，激发文人的创作灵感。⁴白居易在《与沈杨二舍人阁老同食赐樱桃玩物感恩》一诗中，就描绘了与同僚共食御赐樱桃的场景，并流露出对皇恩的感激之情。这种以应时果实作为恩赏的制度，使樱桃超越了其本身的物质属性，成为象征地位、权力与皇恩的尊贵代表。

《唐摭言》中曾详细记载了进士们中第之后参加的各种宴会类型，例如大相识、次相识、小相识、闻喜、樱桃、月灯、打毬、牡丹、看佛牙、关宴（又称“离筵”）等，⁵而樱桃宴就在其中。这些宴会既是新进士之间联络感情、结交人脉的重要场合，也反映了唐代士人群体特有的礼仪文化与社交模式。由于科举发榜之时，正值樱桃成熟，朝廷高层往往会借时令之机为新科进士设宴祝贺，⁶樱桃宴也因此成为一种带有仪式性的庆功形式。此外，樱桃宴不仅是新科

¹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页 319-320。

²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宗本纪》，卷 7，页 149。

³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李适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 202，页 5748。

⁴ 王秀鹏，《唐“樱桃制”考》，页 75。

⁵ [五代]王定保撰、陶绍清校证，《唐摭言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21），卷 3，页 91。

⁶ 何小颜，《花与中国文化》，页 109。

进士庆贺中第及表达喜悦的重要仪式，也是他们借以彰显身份、展示荣耀的社交场地。

樱桃宴不只是一种庆功兼社交的方式，更与国家制度和历史文化互相融合，反映出唐代礼仪体系中优待贤才的特点。白居易于贞元十六年（公元 800 年）考中进士，¹其《天寒晚起引酌咏怀寄许州王尚书、汝州李常侍》一诗说的就是白居易在及第后，与一众同样及第的朋友一起享受樱桃宴。

前言中提到，白居易因遭诬陷而被贬为江州司马。自那之后，白居易对樱桃的关注提升，并倾注了心思去栽种樱桃树。他在江州担任司马期间所作的《移山樱桃》一诗，通过移植野生山樱桃的行为，既流露出对贬谪的不甘心，也体现了其在逆境中对自然的深切寄情。再者，这种人工驯化野生山樱桃的举动，也隐喻着诗人试图在命运中夺得一丝主动权。白居易将山樱桃从野外引入庭园的行为，也使野生山樱桃逐渐走入园林栽培范围。

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阳时，他一心都在自己的园林中，进而有时间对樱桃进行细致的观察。在《感樱桃花因招饮客》中，“樱桃昨夜开如雪。”²一句透露出白居易对樱桃花物候特征的细致观察：樱桃花如白雪般绽放，生动再现了樱桃花盛放的动态美感。通过将樱桃花开比作他物，不仅展现出白居易细腻入微的描写技巧，也开创了以植物细节抒情的独特表达方式。因此，樱桃在白居易诗中绝非简单的景物描写，而是融合了政治体验、生命意识和审美追求的重要元素。通过这些元素结合樱桃诗意象，便于深入地理解他的精神世界。

¹ 朱金城，《白居易年谱》，页 20。

²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 441，页 4936。

第三章 樱之话语

在抒情诗中，诗人会借助意象来寄托主观情感与思想。白居易的樱桃诗正是如此，通过将个人情志与樱桃融合，使诗作既超越了简单的咏物描摹，又避免了直接的情感宣泄，展现出“以物寄情”的创作手法。如王立言道：

“意象建构不是单纯性的，而是连同既往主体对特定物象、情境表现得‘有意味的形式’、神韵风味，一并扎根，且在一次次重新体验及欣赏创作时增值。”¹

白居易并不是单纯地把樱桃当作象征符号，而是通过细致的描写、巧妙的情境安排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让樱桃成为承载他人人生感悟与审美理想的“有意味的形式”。这种意象的构建方式，不仅拓展了樱桃意象的发挥空间，也为探讨其诗风与情感世界提供了切入点。

第一节 樱叹流光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对“感伤诗”作出了明确定义：“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叹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²与钟嵘《诗品序》中“气之动物，物之感人”的论点相符，³都强调外物触动主体情感，进而激发创作欲望的作用。植物的生长规律——从萌芽、绽放、结果到凋零，既是四季

¹ 王立，《心灵的图景——文学意象的主题史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页31-32。

² [唐]白居易、谢思焯校注，《与元九书》，卷8，页326。

³ 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47。

更替的直观表现，也是时光流逝的具象化呈现，与人的生老病死相呼应，使植物成为诗人感怀的寄托。¹

随着四季的更替，白居易以樱桃花的盛开与凋谢，樱桃的成熟与腐烂为题，表达对时光流转与人生变化的感慨，并成为他抒发对时光易逝与人生短暂的寄托。为深入考察此类意象在诗中的呈现方式与情感内涵，特此整理下表进行分析：

诗	花/果/树	提示	意象
《樱桃花下叹白发》	樱桃	白发	命途短暂
《樱桃花下有感而作》	樱桃树	白头伴（旧友）、红粉娃（女孩）、酒	命途短暂 & 旧友零落
《春尽劝客酒》	樱桃	酒、春末	良辰易逝
《花下对酒二首·其二》	樱桃	白发、酒	命途短暂
《感樱桃花因招饮客》	樱桃花	白发、酒	命途短暂
《酬舒三员外见赠长句》	樱桃	老病衰疾、酒	命途短暂
《同诸客携酒早看樱桃花》	樱桃	酒、人生事故	命途短暂
《三月三十日作》	樱桃	老病衰疾、酒	命途短暂
《樟亭双樱树》	樱桃树	夏季的绿叶	繁华易逝 ²

¹ 许诗宜，《唐宋樱桃诗歌研究》，页 19。

² “繁华易逝”形容生命或美好景象随季节更迭而消失。

《吴樱桃》	樱桃	明朝后日即应 无	繁华易逝
《南亭对酒送春》	樱桃	年龄、三品老 官、登第数者	命途短暂 & 旧友零落

表一：感伤岁月之诗

在这十一首象征时光流逝的樱桃诗中，有六首象征命途的短暂。其中，象征良辰易逝的诗有一首，而象征繁华易逝的诗则占两首。《樱桃花下有感而作》与《南亭对酒送春》则兼具两种意象：一是命途短暂，二是旧友零落。

以《三月三十日作》为例，白居易用樱桃和病痛作对比，并在诗末借酒抒发对时光流逝的感慨。诗中“朱樱新结实。”¹写樱桃再次结果。相比之下，“随年减欢笑，逐日添衰疾。”²则透露出白居易自身年渐衰老。这首诗运用了常见的“两体对比法”，将两种对立的事物并置、对照和比较，以突出两者之间的差异。³大历诗人因心境低沉，常借花木荣枯暗喻人生老病，尤其偏爱以植物盛放的状态，来反衬内心的衰老感受。⁴由此，在百花齐放的春天，白居易的视线却转向衰老的身体。⁵通过樱桃的再次结果对比日益严重的病痛所形成强烈的反差，

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 445，页 5014。

²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 445，页 5014。

³ 吴云楠，《诗法三十六讲》（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1），无页数，https://reader.z-library.sk/read/aaa4420aaa8188b8c4eb1ad05de2e245e5291c99eb4abcc19f10c70118558232/37110449/b15988/%E8%AF%97%E6%B3%95%E4%B8%89%E5%8D%81%E5%85%AD%E8%AE%B2.html?client_key=1fFLi67gBrNRP1jliPyl&extension=epub&signature=2f1a99628dd8f4215f62e11d1082b91f58b2dec637c70c7ab629ae32d4d8d6aa&download_location=https%3A%2F%2Fz-library.sk%2Fd1%2F37110449%2F511330。

⁴ 李江才，《白居易花卉诗歌研究》，页 176。

⁵ 埋田重夫著、王旭东译，《白居易研究：闲适的思想》（陕西：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页 88。

不仅突显了时间的易逝，也深化了他对时光无情和人生短暂的感叹，传达出他对不可逆转的生命流转和衰老流程的尊重。

这首诗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对照：白居易借樱桃花的开落和樱桃的重结这一自然的周期性规律，反衬出人类生命只能经历一次人生的局限性。这种对比使人的生命显得更加脆弱与珍贵，也让生命不可重来的哀愁更为强烈。此外，尽管樱桃花能再次开花，樱桃也能重新结果，但它们的生长期只限于春季。这一点恰好呼应了人生的短促。人的一生，也不过几十年，如同春天在四季中只是短暂的几个月。正是这种短暂与生命有限的特性，凸显了人生如樱桃花与樱桃般稍纵即逝的无常与可贵。

在《南亭对酒送春》一诗中，白居易利用樱桃来承载两个意象。“天下三品官，多老于我身。同年登第者，零落无一分。亲故半为鬼，僮仆多见孙。”¹这六句为诗的主题和樱桃的意象给予了提示，说明天下的三品官中，比白居易年纪更大者不在少数；与他同年考中科举之人，健在者几乎寥寥无几；他的亲朋好友大多已去世，甚至连仆人的子孙也都已长大。因此，“含桃实已落。”²中的樱桃，首先象征生命的短暂，时间的流转带来的是物是人非、衰老与死亡。第二个意象则指向旧友的减少，因年岁渐长，许多朋友已相继离世，留在世上的旧友所剩无几，就如樱桃凋落，仍挂在树上的已没几颗。

在《三月三十日作》与《南亭对酒送春》两首诗中，白居易不约而同地选择以饮酒作结尾。这种以酒遣怀的结尾方式，既体现了诗人面对时间易逝时的惆怅心绪，又暗示了其试图借助醉酒来消解时间焦虑的心理。仿佛在说，与其

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431，页4772。

²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431，页4772。

眼睁睁看着自己容颜衰老、鬓发如雪、朋友离世、昔日不在，不如在绚烂的樱花和樱桃凋落前，倚树叹息，借酒消愁，暂时忘却时光的无情与衰老、朋友不在的现实。¹

第二节 樱前怀远

清代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指出：“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²说明花开花落、草木荣枯的自然规律，使人们因物是人非而生的寂寥，以及因时光流逝而生的感伤，唤起对故人旧事的怀念。花开花落的时序感与自然的变迁和人生的浮沉产生共鸣，让每一朵花、每一颗果实都承载着诗人对往昔的深情回望和对远去温暖的留恋与感动。

市川桃子指出，中唐诗中对樱桃的描写具有情感移入的特点，即诗人将主观情感融入樱桃意象之中。³于是，赏花与怀人便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一起，花成为抒发离愁别绪的媒介。在春季盛开的樱，因其娇艳而短暂的生命，更是成为人们借景伤怀的对象。⁴因此，借花怀人成为古代诗词中一种常见的表现手法。围绕这一主题，笔者整理了下表：

诗	花/果/树	怀念对象	意象
《花下对酒二首·其一》	樱桃花	故乡与家人	乡愁

¹ 马国云，〈论唐诗里的樱桃〉，《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页65。

² [清]陈廷焯撰、杜维沫校点，《白雨斋词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卷1，页5。

³ 市川桃子著、蒋寅译，《唐诗在唐诗之流中的位置——由樱桃描写的方式来分析》，页189。

⁴ 钱迎盈，〈论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樱桃”〉，页16。

《宴后题府中水堂赠卢尹中丞》	樱桃树	过往官友	昔日时光
《感月悲逝者》	樱桃树	故友	昔日时光
《元家花》	樱桃花	故友（元稹）	昔日时光
《思妇眉》	樱桃花	丈夫	思愁
《题东楼前李使君所种樱桃花》	樱桃树	故友（李使君）	思愁
《天寒晚起引酌咏怀寄许州王尚书、汝州李常侍》	樱桃	故友（王尚书和李常侍）	昔日时光
《履信池樱桃岛上醉后走笔送别舒员外兼寄宗正李卿考功崔郎中》	樱桃花	故友（舒员外、李卿、崔郎中）	朋友
《寿安歇马重吟》	樱桃	故乡与家人	日夜盼归/团聚

表二：思乡怀友诗

这九首借樱桃来寄托追思之情的诗作，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思乡之作；另一类则是怀友之作。这些诗作通过樱桃这一意象，巧妙融合了追忆与怀念的情感，展现出诗人深厚的人情关怀，以及对过往美好相处时光的追忆与感慨。

《感月悲逝者》与《思妇眉》皆以“思”为题，共同表达对特定人物的怀念之情。二者在表现方式上均通过景物描写来寄托思情，并借助自然物象引发内心情感的共鸣。然而，两者在题材与怀念对象上各具特色：前者属行旅诗，借望月和樱桃花抒发对友人或逝者的追思；后者则为闺怨诗，通过独守空闺的思妇，表现对远行或已故丈夫的思念。

《感月悲逝者》是一首追忆往昔、怀念故友的诗作。“何处曾经同望月，樱桃树下后堂前。”¹写诗人望月，眼前景象仿佛回到过去，不禁忆起与故友在后堂前樱桃树下共赏明月的情景，思绪由此展开，哀思随之而来。诗中的樱桃树不仅指代一个具体场所，也象征着诗人与故友共度的温馨时光。它作为两人友情的见证者，承载了他们的欢声笑语和一举一动，在当下的月光下，旧日的景象仿佛再次浮现。自古以来，月亮常被赋予承载思念、离愁等情感的载体。在这首诗中，月亮与樱桃树相互映衬，使全诗笼罩在温柔而哀伤的氛围中，营造出的感伤意境，让思念之情变得更为深切动人。

《思妇眉》中“春风摇荡自东来，折尽樱桃绽尽梅”²二句描写思妇在春风拂面的时节，见樱桃花盛开，梅花绽放，不由自主地折枝采花。在古代，恋人之间常以赠物表情达意，临别时的信物既承载着缱绻情思，也成为日后追忆往事的重要媒介，尤其植物是常见信物。³此诗的樱桃花象征着思妇的思愁。折花这一动作隐含其排遣愁绪的企图，也可视为一种移情的尝试，折樱赠予丈夫，仿佛将思念亲手递至他面前，痛诉内心那份深沉的思愁。此外，“折樱”这个举动隐喻了白居易将思念之情具象化。通过具体物象传递抽象情感，实现了情与物的融合。

《寿安歇马重吟》是一首描绘白居易归乡途中所见所思的诗作。诗中用词贴切传神，生动展现了他归心似箭的急切心情，也流露出他对家乡与亲人的深切思念。“忽忆家园须速去，樱桃欲熟笋应生”⁴二句，既是全诗情感意蕴之所

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436，页4850。

²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442，页4966。

³ 许诗宜，《唐宋樱桃诗歌研究》，页21。

⁴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445，页5014。

在，也是点明主题的关键句，写的是白居易在归途歇马小憩时，忽地忆起家园，意识到应加快脚步，因为家中的樱桃即将成熟，春笋也已破土而生。其中“樱桃欲熟”暗含“花果将尽”的紧迫感，寓意诗人欲在樱桃尚未凋零前归家，不仅象征着诗人归家的急迫，也象征着其家人“望眼欲穿”的殷切等待。樱桃成为亲情的象征，并寄托着亲人日夜盼归的情感。此外，此诗句亦隐含着一种劝喻意味：应在亲人健在之时珍惜陪伴，以免留下遗憾。

据《岁时广记·夏》引《唐辇下岁时记》记载：“四月十五日，自堂厨至百司厨，通谓之樱笋厨。”¹樱桃与春笋在同一时节成熟，朝廷常以此设宴，作为春夏交接之际的节令盛会。²樱笋二物因此也常被借用来象征春宴、家宴的温情场景。在《寿安歇马重吟》中，樱桃与春笋的出现，隐喻着家人为迎接他归来而准备的宴席——那是一场只等他归家的团圆盛宴，承载着无尽的思念与深情。

第三节 樱喻朝政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了两句话：“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³和“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⁴道出了其创作讽谕诗的初衷在于借助诗歌，间接向统治者传达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并揭露权贵阶层的贪婪与暴虐，认为正是他们的横征暴敛

¹ [宋]陈元靓撰、许逸民点校，《岁时广记》（北京：中华书局，2020），卷2，页66。

² 许诗宜，《唐宋樱桃诗歌研究》，页33。

³ [唐]白居易、谢思焯校注，《与元九书》，《白居易文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卷8，页324。

⁴ [唐]白居易、谢思焯校注，《与元九书》，卷8，页326。

导致了百姓的困苦，强调诗歌为民也为上层服务。正如《毛诗正义·国风·周南·关雎》里写道：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¹

诗歌的作用在于“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统治者用它教化百姓，百姓借它委婉讽谏统治者，既保护批评者，又促使执政者反思。白居易作为“人民代言人”，不仅为百姓发声，也作为统治者与百姓之间的中间人，一方面向上反映民情，替人民争取权益，另一方面则试图以诗教化百姓，协助上层安抚民心，调和上下之间的矛盾，这正是白居易的诗歌被誉为“老妪能解”的原因。

前文提及，唐代因政治制度与礼仪风俗的原因，尤为重视樱桃。即便在安史之乱后，樱桃的崇高政治地位有所削弱，但其象征意义似乎早已深植于每位诗人的创作基因之中。白居易亦不例外，他在多首诗作中借樱桃寓意政治现实，诸如下列诗篇：

诗	花/果/树	提示	意象	讽谕类型
《春风》	樱桃花	荠花、榆莢	高官	讽刺
《早冬》	樱桃花	五马	勤劳的官员	婉讽
《小舫》	樱桃花	借问谁家花最红	外州的官职	婉讽

¹ [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卷一之一，页18。

《移山樱桃》	山樱桃花	亦知官舍非吾宅、上佐近来多五考	勤政	婉讽
《有木诗八首·其二》	樱桃树	叶密、花繁、伐樱赋	道貌岸然的官员 ¹	讽刺
《与沈杨二舍人阁老同食敕赐樱桃玩物感恩因成十四韵》	樱桃	降紫宸、赐三臣	君恩与荣耀 ²	-
《宴周皓大夫光福宅》	樱桃	妓堂、轩车	豪华奢侈	讽刺
《秦中吟十首·伤宅》	樱桃	主人此中坐，十载为大官	豪华奢侈	讽刺

表三：讽谕朝廷之诗

在这八首涉及政治主题的诗中，有七首属于讽谕诗，其中四首运用了“讽刺”的表达手法，另三首则采取了相对含蓄的“婉讽”方式。至于《与沈杨二舍人阁老同食敕赐樱桃玩物感恩因成十四韵》一诗，虽不完全属于讽谕诗的范畴，但因其内容与朝廷政治密切相关，故亦将其归入本节探讨之列。

《早冬》是白居易唯一以冬季为背景的樱桃诗，借冬日景象表达官员应时刻勤政为民的主题。诗的开头两联描绘寒冬萧瑟、万物凋零的景象，营造出懒散又哀愁的氛围，实则含有对懒政的讽刺。全诗运用了“婉讽”的手法，以太

¹ 许诗宜，《唐宋樱桃诗歌研究》，页 24。

² 许诗宜，《唐宋樱桃诗歌研究》，页 16。

守不惧严寒、坚守岗位的正面形象，劝诫为政者不可因环境艰难或气候变化而懈怠。

中间写冬日中依旧盛开的老树和寒樱，象征在艰难环境中时时刻刻仍默守岗位、尽责奉献的勤勉之官，寓意即使在严寒中也要时刻履职尽责、服务百姓。尾联“此时却羡闲人醉，五马无由入酒家。”¹点明主题，写太守虽羡闲人饮酒取暖，寻片刻安逸，却仍克制私欲，坚守职责，哪怕天寒地冻，也不敢懈怠。“五马”出自《陌上桑》，是太守的意思。²诗中写的“寒樱”并非虚构，据《中国植物志》介绍，其为冬季开放的冬樱桃，名为“高盆樱桃”，又名箐樱桃或云南欧李，花期在10月至12月。³

《宴周皓大夫光福宅》是一首具有明显讽刺意味的诗作。诗中所描写的“妓堂”“轩车”“桂酒”“花钿”等意象，象征着高官显贵沉溺于奢靡生活，体现出对权贵阶层极尽享乐、脱离民生疾苦的批评与不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诗中“野人不敢求他事，唯借泉声伴醉眠。”⁴一句，白居易以自谦之语，表达了自己虽身为官员，却不敢多求奢华浮利，只愿在山林间，听泉水潺潺、伴微醺入眠，安于淡泊、知足常乐。

在这样的对比之下，诗中的樱桃也被赋予了富贵、奢侈的象征意义。因前文曾提及，只有进士和一些高官方可参与樱桃宴，故樱桃在此不仅是一种珍贵果实，更成为奢侈生活与权力等级的象征。白居易借樱桃这一意象，暗讽官场

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443，页4983。

² 曹道衡选注，《乐府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页32。

³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卷38，页78-79。

⁴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437，页4859-4860。

等级分明与奢靡成风的现实，进一步强化了对贵族奢侈生活的讽刺与对简朴生活的推崇，展现其一贯秉持的清廉自守与民本思想。

第四节 樱栖小隐

前面提到，白居易曾因遭人诬陷而被贬为江州司马，这段经历对他影响深远。被贬的这段时期，一向积极从政、心怀天下的白居易，逐渐转向内省与消极，开始产生退隐的想法。他在被贬前秉持着“兼济天下”的理想，致力于为朝廷效力；被贬之后则转而奉行“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决定开始“中隐”生活。¹所谓“中隐”，是指退居朝廷之后，隐居山水之间的同时，仍不忘关心政务，依旧为百姓服务。²在他退居园林生活的期间，他虽“独善其身”，但依旧贯彻“兼济天下”的心态，继续为民服务，生活虽较为闲适，却并未完全脱离仕途。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写道：“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³白居易在“中隐”生活中，除公务之外，拥有更多闲暇时间沉浸于自然之美中。他常借植物抒发情绪，借机化解贬谪带来的心理负担，从而创作出大量富有生活情趣和温润情感的“闲适诗”。在这段闲适的岁月里，白居易热衷于种花、赏花、饮酒、赋诗。他在园林里所种植的花卉种类繁多，其中不乏樱桃树，因为樱桃不仅是他日常生活的陪伴，也是他寄托情感与激发诗意的重要源泉。

¹ 蹇长春，《白居易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页417。

² 毛妍君，《白居易闲适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页129。

³ [唐]白居易、谢思焯校注，《与元九书》，卷8，页326。

白居易的闲适诗数量众多，但其中直接以樱桃象征闲适情怀的诗并不常见。不过，尽管数量有限，但这些诗中关于樱桃的描写依然展现了他闲居生活中的审美趣味和情感寄托，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对此，笔者整理如下表格，以供归纳与参考：

诗	花/果/树	关键词/提示	意象
《府中夜赏》	樱桃树	宾客、酒、笙歌、舞蹈	闲适生活
《官舍》	樱桃	闲慵两有馀	闲适生活
《酬韩侍郎张博士雨后游曲江见寄》	樱桃树	鞍马队	朴素生活
《六年春赠分司东都诸公》	樱桃	适值民安日、朝客多分秩	理想生活
《仆射来示有三春向晚四者难并之说诚哉是言辄引起题重为联句疲兵再战勅敌难降下笔之时輒然自哂走呈仆射兼简尚书》	樱桃	鸚鵡林須樂、青林思小隱	闲适生活

表四：悠然闲居之诗

这五首咏樱的闲适诗中，有三首的樱桃意象象征闲适生活，另外两首歌分别象征朴素生活和理想生活。

《官舍》一诗的主题在于描写悠然闲居的悠然之感。全诗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太守及其家人在慢节奏生活中的点滴，从大处描绘生活场景，到小处描写

人物生活方式；从环境中动植物的举动，到人们的日常活动，层层推进，细致入微。

市川桃子提到，中唐诗人在描写樱时倾向于采用贴近实物的描写方式，注重对樱花的细致观察。¹例如“残樱落红珠。”²描绘了仅存几朵樱桃花的樱桃树落下红色的樱桃，寓意樱桃随季节更替自然落果，既不受拘束，也不刻意为之，透露出顺应自然、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因此，诗中的樱桃在此不仅是细致的实物描写，更象征着一种自由、宁静、悠然的生活状态。这种描写手法与初盛唐时期多以整体视角描绘樱桃树不同，中唐时期的写作更倾向于细腻刻画单个元素。白居易笔下的樱桃，便体现了这种由宏观到微观、由写景向抒情转化的艺术倾向。

《六年春赠分司东都诸公》是一首体现白居易“中隐”思想的代表作。白居易在诗中流露出对理想生活的绝对追求，既必须实现为民服务的抱负，又绝不能舍弃闲居生活。诗中描绘了他在同州任职时的社会与生活景况，如“偶当谷贱岁，适值民安日”到“每因同醉乐，自觉忘衰疾。”等句，³皆表现出政通人和、生活安稳的理想图景。然而，现实生活中要做到事事如意几乎不可能，因此诗中所描写的宁静顺遂，也带有一种理想化的成分。

在这样的背景下，樱桃象征理想中的生活状态。诗中樱桃的红色，被认为是红中最红，鲜艳夺目，代表着完美、富足与圆满。然而，正如世间没有绝对的完美，樱桃虽红，也可能略带色差，正如生活虽好，却难免有不尽如人意之

¹ 市川桃子著、蒋寅译，《唐诗在唐诗之流中的位置——由樱桃描写的方式来分析》，页 188-189。

²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 431，页 4770-4771。

³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 444，页 5001。

处。因此，诗中的樱桃既象征理想生活的美好向往，也隐含对现实缺憾的淡然接受，体现出白居易“知足保和”的中隐哲思。¹

第五节 樱靥含春

《旧唐诗·白居易传》记载：“家妓樊素、蛮子者，能歌善舞。”²由此可见，白居易家中蓄养着两位家妓，分别名为樊素与小蛮，皆擅长歌舞。这也反映出唐代文人私养妓女的社会风尚。所谓“家妓”，即蓄养于家中供娱乐之用的妓女，通常能歌善舞，地位高于婢女，却低于妾侍。³家妓既可供主人自娱，亦常在宴会中陪酒助兴，歌舞娱宾。⁴

学者市川桃子指出，中唐诗人在描写樱时还带有一种特点，即不拘泥于既有观念，自由发挥想象，构建出诸多独创性的比喻与意象。⁵对此，他首创以樱桃作为女子的象征，开启了以樱咏美、借樱写美人的诗风，⁶为后世描绘女性之美提供了新的艺术意象。尽管白居易以樱描绘女子的诗作不多，但笔者仍整理成表，以便归纳与查阅：

诗	花/果	关键词/提示	意象
句	樱桃	樱桃樊素口	樱桃小嘴
《杨柳枝二十韵》	樱桃	口动樱桃破	樱桃小嘴

¹ 蹇长春，《白居易评传》，页 417。

²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白居易》，卷 166，页 4354。

³ 王书奴，《中国娼妓史》（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页 53。

⁴ 宋德熹，《唐代的妓女》，《中国妇女史论集续集》（台北：稻乡出版社，1991），页 78。

⁵ 市川桃子著、蒋寅译，《唐诗在唐诗之流中的位置——由樱桃描写的方式来分析》，页 190。

⁶ 许诗宜，《唐宋樱桃诗歌研究》，页 13。

《和梦游春诗一百韵》	樱桃	窗下人（女子）	元稹的爱情陷阱
------------	----	---------	---------

表五：女子艳情诗

这三首诗中，有两首专咏妓女。其中《句》原诗已失佚，仅存诗句见于唐人孟棻《本事诗·事感》中：“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

‘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¹《和梦游春诗一百韵》虽没有描写女性，但借樱桃暗喻美人关，隐约可见樱桃与女子意象相联的初步雏形，为此类意象的演变与延伸奠定了基础。

《杨柳枝二十韵》表面描写歌妓的美貌与才艺和宴会上的奢靡与欢乐，实则更深层地暗示美好事物终将逝去，所有欢乐的背后都潜藏着无奈与哀愁。正如貌美的妓女，也难逃岁月流转、容颜老去的命运。虽然本诗与本章第一节的主题有相似之处，但诗中“口动樱桃破”一句描写妓女歌唱时嘴唇轻启的姿态，如同樱桃被轻咬破开的瞬间，很明显樱桃的意象直接且明确地指妓女的口唇娇小可爱，而非时间流逝。

《和梦游春诗一百韵》是白居易回应元稹《梦游春七十韵》之作，原诗附有诗序，为后人解读提供了重要线索。根据诗序可知，元稹写了《梦游春七十韵》予白居易，以期排解心中困惑。诗中借一场春梦的幻灭，展现了元稹从仕途得意到贬谪失意的转折历程，其根源多源于对儿女情长的沉溺。白居易借《和梦游春诗一百韵》来劝慰元稹应认清现实，珍惜当下，把日子踏实过好，不必为情感纠葛困扰终生。而“檐樱红半熟”²中半熟的红色樱桃正是象征元稹

¹ [唐]孟启撰、董希平、程艳梅、王思静评注，《本事诗》（北京：中华书局，2014），卷2，页88。

²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437，页4870。

此时所面临的情感困境，又寓含情爱缠绵。因此，这一意象在诗中不仅体现了元稹对过往情感的留恋与挣扎，也承载了他内心的情伤与迷惘，深化了诗作中情感与象征的层次。

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提到：“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百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¹这是他对“杂律诗”的基本定义。然而，从这一描述来看，几乎他创作的任何一首诗似乎都可以归入“杂律”的范畴。对此，白居易也做出了更为详细的解释：

“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²

可见，这类诗作多源自某一时刻的所见所感，可能是因物起兴，也可能缘于对话中的谈笑而随兴而作。在白居易看来，这些作品既非其一生所追求的文学理想，也不具备深刻的思想内涵，仅是抒发情感、调剂心情之作。

因此，他会创作关于妓女的诗作，虽与其仕途或思想主张无直接关联，却恰恰体现了“杂律诗”随兴、偶得的特性。以上三首诗内容既无讽谕之意，也不蕴含感伤或闲适的情绪，而是完全出自白居易个人某一瞬间的情绪反应和感官体验。例如，他在宴乐之际偶见家妓的唇，马上联想到樱桃，随即便动笔成诗；又如《和梦游春诗一百韵》，则是在读到元稹的诗后灵感突至，当即提笔写作，创作过程直接而迅速，毫不拖延。这些都可以被归为典型的“杂律诗”。

¹ [唐]白居易、谢思焯校注，《与元九书》，卷8，页326。

² [唐]白居易、谢思焯校注，《与元九书》，卷8，页327。

第四章 结语

通过研究白居易的 36 首樱桃诗，白居易展示了如何通过单一物象进行多方面书写，将樱桃构建成一个多元的意象，典型反映了中唐诗歌从豪放转变为淡雅的创作转向。虽然数量不多，却完整涵盖了白居易诗歌的四大类型。在感伤诗中，樱桃既象征时光的流逝，也成为寄托思念的情感媒介；在讽谕诗中，樱桃被赋予政治隐喻，用以讽刺朝政弊端及不称职的官员；在闲适诗中，樱桃寄寓了诗人对恬淡生活的向往和日常情趣的描绘；而在杂体诗中，樱桃首次与美人意象结合，展现了其向审美领域的延伸。

这一系列创作使樱桃意象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挥，不仅延续了中国传统诗学中“托物言志”的精髓，也体现了白居易一生践行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思想。正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所言，白居易正是通过“一草一木”寄托了人生感慨。白居易樱桃诗跨越感伤、讽谕等多类型的创作实践，打破了传统咏物诗“一题一咏”的局限，而其杂律诗中樱桃与美人意象的创新组合，直接影响了晚唐李商隐和其他诗人的创作手法，为诗学的意象建构提供了范式。

此外，白居易在咏樱桃诗中对意象的运用具有鲜明特色，可归纳为四个方面：其一，善于描绘樱桃从花开到结果的不同生命阶段，并赋予其特定的情感内涵；其二，常将樱桃与其他意象进行并置组合，如春笋、美酒等，增强诗意的层次与张力；其三，将樱桃意象融入具体生活场景之中，使意象更具真实感；其四，巧用比喻手法，如以樱桃花喻白雪，提升了诗歌的象征意味与抒情深度。通过这多样化的意象运用，白居易的樱桃诗在唐代咏花诗中独具风貌，

不仅展现出其高超的情感表达能力与艺术造诣，也印证了市川桃子关于中唐樱桃诗描写手法的相关论述。

从白居易的樱桃诗意象来看，樱桃诗中的樱桃意象多为对时间流逝和因时间流逝对故人故事的感慨，就如樱桃虽美，但只是昙花一现，虽然白居易也有用樱桃表示其对于政治讽谕，但多为利用樱桃的美来反讽。樱桃和他的生平事迹脱不了干系，或许是其悲催的一生，使得他的意象都多为悲伤、从容，也可能是因为时代背景和大历诗风影响。

白居易的樱桃诗展现了樱桃意象在其日常生活与仕途经历中的深度融合。无论是对政局的不满，还是对闲适生活的感悟，他都借樱桃寄托当下的情感与心境。这一意象的形成，既源于其个人经历，也受到中唐时代背景与诗风影响。纵观白居易的创作历程，樱桃意象的运用正对应着其内心世界的变化。樱桃盛放时的生机盎然象征他入仕初期的理想与热情；樱桃凋零之景则映照其历经世事后的淡泊心境。这种从盛到衰的自然转化，正好契合他由入世到出世的精神转变，不仅体现白居易个体情感的递进，也反映出中唐士人在时代变革中寻求精神的寄托与超脱的追求。

最后，本研究的局限在于对樱桃品种的具体考证尚待深入，未来可结合唐代植物研究或植物学进行跨学科探究。此外，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可推广至其他植物、动物或器物等意象研究，为建构唐代诗歌意象谱系提供新的分析路径。白居易樱桃诗的个案表明，中唐诗人通过对自然意象的多维度挖掘，有效拓展了古典诗歌的抒情空间与艺术表现力。

(19732 字)

引用书目

专书

1. 曹道衡选注，《乐府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2. 陈菲、徐晔春等编著，《唐诗花园——跟着唐诗去赏花》，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2004。
3. 陈嵘，《中国树木分类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
4. 程龙、宋宝军，《花卉诗注析》，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
5. 邓国光、曲奉先主编，《中国花卉诗词全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6. 何小颜，《花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 胡光舟、周满江主编，《中国历代名诗分类大典》，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8. 贾祖璋、贾祖珊主编，《中国植物图鉴》，北京：中华书局，1958。
9. 蹇长春，《白居易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0. 李浩，《唐代园林别业考论（修订版）》，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
11. 李文禄、刘维治主编，《古代咏花诗词鉴赏辞典》，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
12.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8。
13. 马东田，《唐诗分类大辞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
14. 毛妍君，《白居易闲适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15. 潘富俊，《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第二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16. 孙耀良、俞宗德主编，《花卉诗歌鉴赏辞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
17. 孙映逵主编，《中国历代咏花诗词鉴赏词典》，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18. 王立，《心灵的图景——文学意象的主题史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19. 王书奴，《中国娼妓史》，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
20. 王叔岷，《锺嵘诗品笺证稿》，北京：中华书局，2007。
21. 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22.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台北：五南图书，1989。
23.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4. 赵慧文，《中华历代咏花卉诗词选》，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26.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
27.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
28. 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专书（古籍）

1. [汉]高诱注、[清]毕沅校、徐小蛮标点，《吕氏春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2.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3. [汉]许慎撰、[宋]徐铉等校，《说文解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4. [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5. [晋]郭璞注、王世伟校点，《尔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6. [唐]白居易、谢思焯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7.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
8. [唐]孟启撰、董希平、程艳梅、王思静评注，《本事诗》，北京：中华书局，2014。
9.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10. [五代]王定保撰、陶绍清校证，《唐摭言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21。
11. [宋]陈元靓撰、许逸民点校，《岁时广记》，北京：中华书局，2020。
12.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13. [宋]王应麟著、[清]翁元圻等注、樂保羣、田松青、吕宗力校点，《困学纪闻·全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4. [明]胡应麟，《诗薮》，北京：中华书局，1958。
15. [明]李时珍、陈贵廷等点校，《本草纲目》，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4。
16. [清]陈廷焯撰、杜维沫校点，《白雨斋词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专章

1. 宋德熹，〈唐代的妓女〉，《中国妇女史论集续集》，页 67-122。台北：稻乡出版社，1991。

译著

1. 埋田重夫著、王旭东译，《白居易研究：闲适的思想》，陕西：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

电子书

1. 吴云楠，《诗法三十六讲》，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1。https://reader.z-library.sk/read/aaa4420aaa8188b8c4eb1ad05de2e245e5291c99eb4abcc19f10c70118558232/37110449/b15988/%E8%AF%97%E6%B3%95%E4%B8%89%E5%8D%81%E5%85%AD%E8%AE%B2.html?client_key=1fFLi67gBrNRP1jliPy1&extension=epub&signature=2f1a99628dd8f4215f62e11d1082b91f58b2dec637c70c7ab629ae32d4d8d6aa&download_location=https%3A%2F%2Fz-library.sk%2Fd1%2F37110449%2F511330。
2. [明]袁中道，《珂雪斋文集》，上海：贝叶山房，1936。
<https://taiwanebook.ncl.edu.tw/zh-tw/book/NCL-001101112/reader>。

期刊论文

1. 白璇,〈白居易与苏轼咏花诗比较研究〉,《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22年第2期,页41-45。
2. 陈清云,〈略论白居易咏花诗〉,《晋中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页18-24。
3. 陈永岐,〈中日樱花文化的相同点与相异点——以文本作为分析对象〉,《人民论坛》2016年第20期,页126-128。
4. 程杰,〈论花卉、花卉美和花卉文化〉,《阅江学刊》2015年第1期,页109-122。
5. 董建国,〈百花情结入诗来 ——唐代的嗜花风尚及其对诗歌的影响探析〉,《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页88-92。
6. 傅艳华,〈白居易诗歌中花意象解读〉,《运城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页12-21。
7. 高婧,〈唐代樱桃文化〉,《农业考古》2008年第1期,页177-182。
8. 哈雪英,〈唐代政治文化视域下樱桃诗歌书写的演化〉,《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页111-115。
9. 黄春,〈芳心解语——白居易诗词中的花意象〉,《文教资料》2005年第26期,页78-79。
10. 马国云,〈论唐诗里的樱桃〉,《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页63-65。
11. 钱迎盈,〈论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樱桃”〉,《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7年第1期,页16-19。

12. 市川桃子著、蒋寅译，《唐诗在唐诗之流中的位置——由樱桃描写的方式来分析》，《东方丛刊》1995年第2辑，页184-199。
13. 王相飞，〈中日“樱花”意象比较研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页112-118。
14. 王秀鹏，〈唐“樱桃制”考〉，《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页74-77。
15. 王延群，〈樱桃食疗法〉，《健康博览》2015年第2期，页57-58。
16. 王莹，〈中国咏花卉诗溯源——以《诗经》《楚辞》为例〉，《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页111-114。
17. 胥洪泉，〈白居易与花〉，《涪陵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页62-64。
18. 杨波，〈唐代新进士樱桃宴考〉，《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页50-53。
19. 杨璐，〈唐诗中的“花”意象探微〉，《文化学刊》2018年第5期，页222-224。
20. 姚庆渭，〈樱花史考〉，《南京林产工业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页91-99。
21. 俞香顺，〈白居易花木审美的贡献与意义〉，《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页194-198。
22. 张东哲，〈“樱桃”礼制文化内涵与唐诗的象征书写〉，《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页18-22。
23. 赵桂芬、周明仪，〈论析白居易咏花诗中的情与志〉，《台南科技大学通识教育学刊》2011年第10期，页1-21。

学位论文

1. 陈婧,《白居易咏花诗研究》,西安:陕西理工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
2. 陈怡玲,《白居易花木诗研究》,嘉义:国立中正大学中国文学所硕士论文,2007。
3. 李江才,《白居易花卉诗歌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论文,2021。
4. 李森,《唐诗观花植物意象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硕士论文,2020。
5. 石润宏,《唐诗植物意象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论文,2014。
6. 王彩微,《唐诗中的水果及其诗意呈现》,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8。
7. 王莹,《唐宋诗词名花与中国文人精神传统的探索》,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7。
8. 许诗宜,《唐宋樱桃诗歌研究》,沈阳: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
9. 翟琼慧,《全唐诗》植物及植物景观意象研究,杭州: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硕士论文,2015。

网络资料

1. 中国民俗学网,〈唐代美食——樱桃〉,2010年7月29日。
<https://www.chinesefolklore.org.cn/web/index.php?Page=2&NewsID=7260>。

附录一

樱桃花



图片来源: <https://ppbc.iplant.cn/tu/317718>

樱桃



图片来源: <https://ppbc.iplant.cn/tu/811896>

附录二

1. 《酬韩侍郎张博士雨后游曲江见寄》

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行便当游。何必更随鞍马队，冲泥蹋雨曲江头。¹

2. 《酬舒三员外见赠长句》

自请假来多少日，五旬光景似须臾。已判到老为狂客，不分当春作病夫。

杨柳花飘新白雪，樱桃子缀小红珠。头风不敢多多饮，能酌三分相劝无。²

3. 《春风》

春风先发苑中梅，樱杏桃梨次第开。荠花榆莢深村里，亦道春风为我来。³

4. 《春尽劝客酒》

林下春将尽，池边日半斜。樱桃落砌颗，夜合隔帘花。

尝酒留闲客，行茶使小娃。残杯劝不饮，留醉向谁家。⁴

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434，页4961-4962。

²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454，页5158。

³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450，页5111。

⁴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447，页5052。

5. 《府中夜赏》

樱桃厅院春偏好，石井栏堂夜更幽。白粉墙头花半出，绯纱烛下水平流。

闲留宾客尝新酒，醉领笙歌上小舟。舞袖飘飘棹容与，忽疑身是梦中游。¹

6. 《感樱桃花因招饮客》

樱桃昨夜开如雪，鬓发今年白如霜。渐觉花前成老丑，何曾酒后更颠狂。

谁能闻此来相劝，共泥春风醉一场。²

7. 《感月悲逝者》

存亡感月一潸然，月色今宵似往年。何处曾经同望月，樱桃树下后堂前。³

8. 《官舍》

高树换新叶，阴阴覆地隅。何言太守宅，有似幽人居。

太守卧其下，闲慵两有馀。起尝一瓿茗，行读一卷书。

早梅结青实，残樱落红珠。稚女弄庭果，嬉戏牵人裾。

是日晚弥静，巢禽下相呼。啧啧护儿鹊，哑哑母子乌。

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451，页5123。

²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441，页4936。

³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436，页4850。

岂唯云鸟尔，吾亦引吾雏。¹

9. 《花下对酒二首·其一》

蔼蔼江气春，南宾闰正月。梅樱与桃杏，次第城上发。

红房烂簇火，素艳纷团雪。香惜委风飘，愁牵压枝折。

楼中老太守，头上新白发。冷澹病心情，暄和好时节。

故园音信断，远郡亲宾绝。欲问花前尊，依然为谁设。²

10. 《花下对酒二首·其二》

引手攀红樱，红樱落似霰。仰首看白日，白日走如箭。

年芳与时景，顷刻犹衰变。况是血肉身，安能长强健。

人心苦迷执，慕贵忧贫贱。愁色常在眉，欢容不上面。

况吾头半白，把镜非不见。何必花下杯，更待他人劝。³

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431，页4770-4771。

²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434，页4811。

³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434，页4811。

11. 《和梦游春诗一百韵》

诗序：微之既到江陵，又以《梦游春诗》七十韵寄予，且题其序曰：“斯言也，不可使不知吾者知，知吾者亦不可使不知。乐天知吾也，吾不敢不使吾子知。”予辱斯言，三复其旨，大抵悔既往而悟将来也。然予以为苟不悔不寤则已，若悔于此，则宜悟于彼也。反于彼而悟于妄，则宜归于真也。况与足下外服儒风，内宗梵行者有日矣。而今而后，非觉路之返也，非空门之归也，将安反乎？将安归乎？今所和者，其卒章指归于此。夫感不甚则悔不熟，感不至则悟不深。故广足下七十韵为一百韵，重为足下陈梦游之中所以甚感者，叙婚仕之际所以至感者，欲使曲尽其妄，周知其非，然后返乎真，归乎实，亦犹《法华经》序火宅，偈化城，《维摩经》入淫舍，过酒肆之义也。微之微之，予斯文也，尤不可使不知吾者知，幸藏之尔云。

昔君梦游春，梦游仙山曲。恍若有所遇，似惬平生欲。

因寻菖蒲水，渐入桃花谷。到一红楼家，爱之看不足。

池流渡清泚，草嫩蹋绿蓐。门柳暗全低，檐樱红半熟。

转行深深院，过尽重重屋。乌龙卧不惊，青鸟飞相逐。

渐闻玉佩响，始辨珠履躅。遥见窗下人，娉婷十五六。

霞光抱明月，莲艳开初旭。缥缈云雨仙，氛氲兰麝馥。

风流薄梳洗，时世宽妆束。袖软异文绫，裾轻单丝縠。

裙腰银线压，梳掌金筐蹙。带襖紫蒲萄，裤花红石竹。

凝情都未语，付意微相瞩。眉敛远山青，鬟低片云绿。

帐牵翡翠带，被解鸳鸯襖。秀色似堪餐，秣华如可掬。
半卷锦头席，斜铺绣腰褥。朱唇素指匀，粉汗红绵扑。
心惊睡易觉，梦断魂难续。笼委独栖禽，剑分连理木。
存诚期有感，誓志贞无黷。京洛八九春，未曾花里宿。
壮年徒自弃，佳会应无复。鸾歌不重闻，凤兆从兹卜。
韦门女清贵，裴氏甥贤淑。罗扇夹花灯，金鞍攒绣毂。
既倾南国貌，遂坦东床腹。刘阮心渐忘，潘杨意方睦。
新修履信第，初食尚书禄。九酝备圣贤，八珍穷水陆。
秦家重萧史，彦辅怜卫叔。朝馔馈独盘，夜醪倾百斛。
亲宾盛辉赫，妓乐纷晔煜。宿醉才解醒，朝欢俄枕麴。
饮过君子争，令甚将军酷。酩酊歌鸂鶒，颠狂舞鸂鶒。
月流春夜短，日下秋天速。谢傅隙过驹，萧娘风过烛。
全凋薜花折，半死梧桐秃。暗镜对孤鸾，哀弦留寡鹄。
凄凄隔幽显，冉冉移寒燠。万事此时休，百身何处赎。
提携小儿女，将领旧姻族。再入朱门行，一傍青楼哭。
枵空无厩马，水涸失池鹜。摇落废井梧，荒凉故篱菊。
莓苔上几阁，尘土生琴筑。舞榭缀螭蛸，歌梁聚蝙蝠。
嫁分红粉妾，卖散苍头仆。门客思徬徨，家人泣咿噢。

心期正萧索，宦序仍拘跼。怀策入崑函，驱车辞邾郕。
逢时念既济，聚学思大畜。端详筮仕著，磨拭穿杨镞。
始从雠校职，首中贤良目。一拔侍瑶墀，再升纓绣服。
誓酬君王宠，愿使朝廷肃。密勿奏封章，清明操宪牍。
鹰鞬中病下，豸角当邪触。纠谬静东周，申冤动南蜀。
危言诋阉寺，直气忤钧轴。不忍曲作钩，乍能折为玉。
扞心无愧畏，腾口有谤讟。只要明是非，何曾虞祸福。
车摧太行路，剑落酆城狱。襄汉问修途，荆蛮指殊俗。
谪为江府掾，遣事荆州牧。趋走谒麾幢，喧烦视鞭朴。
簿书常自领，缿囚每亲鞫。竟日坐官曹，经旬旷休沐。
宅荒渚宫草，马瘦畚田粟。薄俸等涓毫，微官同桎梏。
月中照形影，天际辞骨肉。鹤病翅羽垂，兽穷爪牙缩。
行看须间白，谁劝杯中绿。时伤大野麟，命问长沙鵬。
夏梅山雨渍，秋瘴江云毒。巴水白茫茫，楚山青簇簇。
吟君七十韵，是我心所蓄。既去诚莫追，将来幸前勗。
欲除忧恼病，当取禅经读。须悟事皆空，无令念将属。
请思游春梦，此梦何闪倏。艳色即空花，浮生乃焦谷。
良姻在嘉偶，顷剋为单独。入仕欲荣身，须臾成黜辱。

合者离之始，乐兮忧所伏。愁恨僧祇长，欢荣刹那促。
觉悟因傍喻，迷执由当局。膏明诱暗蛾，阳焱奔痴鹿。
贪为苦聚落，爱是悲林麓。水荡无明波，轮回死生辐。
尘应甘露洒，垢待醍醐浴。障要智灯烧，魔须慧刀戮。
外熏性易染，内战心难衄。法句与心王，期君日三复。¹

12. 《句》（原诗已失佚）

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²

13. 《六年春赠分司东都诸公》

我为同州牧，内愧无才术。忝擢恩已多，遭逢幸非一。
偶当谷贱岁，适值民安日。郡县狱空虚，乡间盗奔逸。
其间最幸者，朝客多分秩。行接鸳鹭群，坐成芝兰室。
时联拜表骑，间动题诗笔。夜雪秉烛游，春风携榼出。
花教莺点检，柳付风排比。法酒淡清浆，含桃袅红实。
洛童调金管，卢女铿瑶瑟。黛惨歌思深，腰凝舞拍密。

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437，页4869-4871。

² [唐]孟启撰、董希平、程艳梅、王思静评注，《本事诗》，卷2，页88。

每因同醉乐，自觉忘衰疾。始悟肘后方，不如杯中物。

生涯随日过，世事何时毕。老子苦乖慵，希君数牵率。¹

14. 《履信池樱桃岛上醉后走笔送别舒员外兼寄宗正李卿考功崔郎中》

樱桃岛前春，去春花万枝。忽忆与宗卿闲饮日，又忆与考功狂醉时。

岁晚无花空有叶，风吹满地干重叠。蹋叶悲秋复忆春，池边树下重殷勤。

今朝一酌临寒水，此地三回别故人。樱桃花，来春千万朵，来春共谁花下坐。

不论崔李上青云，明日舒三亦抛我。²

15. 《南亭对酒送春》

含桃实已落，红薇花尚熏。冉冉三月尽，晚莺城上闻。

独持一杯酒，南亭送残春。半酣忽长歌，歌中何所云。

云我五十馀，未是苦老人。刺史二千石，亦不为贱贫。

天下三品官，多老于我身。同年登第者，零落无一分。

亲故半为鬼，僮仆多见孙。念此聊自解，逢酒且欢欣。³

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444，页5001。

²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452，页5134。

³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431，页4772。

16. 《仆射来示有三春向晚四者难并之说诚哉是言辄引起题重为联句疲兵再战勅敌难降下笔之时輒然自哂走呈仆射兼简尚书》

三春今向晚，四者昔难并。借问低眉坐，何如携手行。

旧游多过隙，新宴且寻盟。鸚鵡林须乐，麒麟阁未成。

分阴当爱惜，迟景好逢迎。林野熏风起，楼台谷雨晴。

墙低山半出，池广水初平。桥转长虹曲，舟回小鷁轻。

残花犹布绣，密竹自闻笙。欲过芳菲节，难忘宴慰情。

月轮行似箭，时物始如倾。见雁随兄去，听莺求友声。

蕙长书带展，菰嫩剪刀生。坐密衣裳暖，堂虚丝管清。

峰峦侵碧落，草木近朱明。与点非沂水，陪膺是洛城。

拨醅争绿醕，卧酪待朱樱。几处能留客，何人唤解醒。

旧仪尊右揆，新命宠春卿。有喜鹊频语，无机鸥不惊。

青林思小隐，白雪仰芳名。访旧殊千里，登高赖九城。

鄴侯司管钥，疏傅傲簪缨。纶綍曾同掌，烟霄即上征。

册庭尝接武，书殿忝连衡。兰室春弥馥，松心晚更贞。

琴招翠羽下，钩掣紫鳞呈。只愿回乌景，谁能避兕觥。

方知醉兀兀，应是走营营。凤阁鸾台路，从他年少争。¹

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十一册，卷 790，页 8991-8992。

17. 《秦中吟十首·伤宅》

谁家起甲第，朱门大道边。丰屋中栊比，高墙外回环。

累累六七堂，栋宇相连延。一堂费百万，郁郁起青烟。

洞房温且清，寒暑不能干。高堂虚且迥，坐卧见南山。

绕廊柴藤架，夹砌红药栏。攀枝摘樱桃，带花移牡丹。

主人此中坐，十载为大官。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

谁能将我语，问尔骨肉间。岂无穷贱者，忍不救饥寒。

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不见马家宅，今作奉诚园。¹

18. 《三月三十日作》

今朝三月尽，寂寞春事毕。黄鸟渐无声，朱樱新结实。

临风独长叹，此叹意非一。半百过九年，艳阳残一日。

随年减欢笑，逐日添衰疾。且遣花下歌，送此杯中物。²

19. 《思妇眉》

春风摇荡自东来，折尽樱桃绽尽梅。惟馀思妇愁眉结，无限春风吹不开。³

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425，页4686。

²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445，页5014。

³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442，页4966。

20. 《寿安歇马重吟》

春衫细薄马蹄轻，一日迟迟进一程。野枣花含新蜜气，山禽语带破匏声。

垂鞭晚就槐阴歇，低倡闲冲柳絮行。忽忆家园须速去，樱桃欲熟笋应生。¹

21. 《题东楼前李使君所种樱桃花》

身入青云无见日，手栽红树又逢春。唯留花向楼前著，故故抛愁与后人。²

22. 《天寒晚起引酌咏怀寄许州王尚书、汝州李常侍》

叶覆冰池雪满山，日高慵起未开关。寒来更亦无过醉，老后何由可得闲。

四海故交唯许汝，十年贫健是樊蛮。相思莫忘樱桃会，一放狂歌一破颜。³

23. 《同诸客携酒早看樱桃花》

晓报樱桃发，春携酒客过。绿饧粘盏杓，红雪压枝柯。

天色清明少，人生事故多。停杯替花语，不醉拟如何。⁴

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462，页5285。

²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441，页4942。

³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457，页5220。

⁴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446，页5026。

24. 《吴樱桃》

含桃最说出东吴，香色鲜秾气味殊。恰恰举头千万颗，婆娑拂面两三株。

鸟偷飞处衔将火，人摘争时蹋破珠。可惜风吹兼雨打，明朝后日即应无。¹

25. 《小舫》

小舫一艘新造了，轻装梁柱庳安篷。深坊静岸游应遍，浅水低桥去尽通。

黄柳影笼随棹月，白蘋香起打头风。慢牵欲傍樱桃泊，借问谁家花最红。²

26. 《宴后题府中水堂赠卢尹中丞》

水斋岁久渐荒芜，自愧甘棠无一株。新酒客来方宴饮，旧堂主在重欢娱。

莫言杨柳枝空老，直致樱桃树已枯。从我到君十一尹，相看自置府来无。³

27. 《宴周皓大夫光福宅》

何处风光最可怜，妓堂阶下砌台前。轩车拥路光照地，丝管入门声沸天。

绿蕙不香饶桂酒，红樱无色让花钿。野人不敢求他事，唯借泉声伴醉眠。⁴

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447，页5052。

²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447，页5049-5050。

³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459，页5253。

⁴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437，页4859-4860。

28. 《杨柳枝二十韵》

小妓携桃叶，新声蹋柳枝。妆成剪烛后，醉起拂衫时。
绣履娇行缓，花筵笑上迟。身轻委回雪，罗薄透凝脂。
笙引簧频暖，筝催柱数移。乐童翻怨调，才子与妍词。
便想人如树，先将发比丝。风条摇两带，烟叶贴双眉。
口动樱桃破，鬟低翡翠垂。枝柔腰袅娜，萼嫩手葳蕤。
唳鹤晴呼侣，哀猿夜叫儿。玉敲音历历，珠贯字累累。
袖为收声点，钗因赴节遗。重重遍头别，一一拍心知。
塞北愁攀折，江南苦别离。黄遮金谷岸，绿映杏园池。
春惜芳华好，秋怜颜色衰。取来歌里唱，胜向笛中吹。
曲罢那能别，情多不自持。缠头无别物，一首断肠诗。¹

29. 《移山樱桃》

亦知官舍非吾宅，且劂山樱满院栽。上佐近来多五考，少应四度见花开。²

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455，页5180。

²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439，页4896。

30. 《樱桃花下有感而作》

蔼蔼美周宅，樱繁春日斜。一为洛下客，十见池上花。

烂漫岂无意，为君占年华。风光饶此树，歌舞胜诸家。

失尽白头伴，长成红粉娃。停杯两相顾，堪喜亦堪嗟。¹

31. 《樱桃花下叹白发》

逐处花皆好，随年貌自衰。红樱满眼日，白发半头时。

倚树无言久，攀条欲放迟。临风两堪叹，如雪复如丝。²

32. 《有木诗八首·其二》

有木名樱桃，得地早滋茂。叶密独承日，花繁偏受露。

迎风暗摇动，引鸟潜来去。鸟啄子难成，风来枝莫住。

低软易攀玩，佳人屡回顾。色求桃李饶，心向松筠妒。

好是映墙花，本非当轩树。所以姓萧人，曾为伐樱赋。³

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459，页5244。

²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439，页4896。

³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425，页4697。

33. 《与沈杨二舍人閣老同食敕赐樱桃玩物感恩因成十四韵》

清晓趋丹禁，红缨降紫宸。驱禽养得熟，和叶摘来新。

圆转盘倾玉，鲜明笼透银。内园题两字，四掖赐三臣。

荧惑晶华赤，醍醐气味真。如珠未穿孔，似火不烧人。

杏俗难为对，桃顽讵可伦。肉嫌卢橘厚，皮笑荔枝皴。

琼液酸甜足，金丸大小匀。偷须防曼倩，惜莫掷安仁。

手擘才离核，匙抄半是津。甘为舌上露，暖作腹中春。

已惧长尸禄，仍惊数食珍。最惭恩未报，饱喂不才身。¹

34. 《元家花》

今日元家宅，樱桃发几枝。稀稠与颜色，一似去年时。

失却东园主，春风可得知。²

35. 《早冬》

十月江南天气好，可怜冬景似春华。霜经未杀萋萋草，日暖初干漠漠沙。

老柘叶黄如嫩树，寒樱枝白是狂花。此时却羡闲人醉，五马无由入酒家。³

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442，页4963。

²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442，页4942。

³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443，页4983。

36. 《樟亭双樱树》

南馆西轩两树樱，春条长足夏阴成。素华朱实今虽尽，碧叶风来别有情。¹

¹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卷 443，页 4980。